

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

『海滩南侧的血泪』

烈日，炙烤着鱼鳞洲，也炙烤着南侧的海滩。

80年前，1945年8月27日上午，同样的烈日之下，“鸽子行动”营救小队空降东方。他们在荆棘丛生的海滩一路摸索，摄影师伍兹兹记录了这里的模样。

照片之中，寂静的荒野，风吹杂草，露出许多坟墓。照片之外，远处两间砖房，立在荒野之上。

布兰登走了进去，墙面斑驳，依稀可见一道道指痕。这里是日军设置的禁闭室，被关进来的战俘和劳工，没有食物，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。

张仁常记得他们的故事，“被日军当成牲畜一样对待。”

有一对劳工夫妇，干活稍慢，被日军看守投入火坑。他们有一个4岁的孩子，众多劳工苦苦哀求：“孩子没有错，留给我们养吧。”

日军看守没有理会，把孩子也丢入火坑。

直到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，被关押在八所的30000多名中国劳工，仅存活6000余人。

1984年，八所当地收殓时，地表遗骨装满8个麻袋。地下遗骨，不计其数。

时至今日，东方市中小学校举办入团仪式时，师生们仍会来到这里，为逝去的同胞献上一束花。

当初的海滩南侧，如今成为侵华日军侵琼八所死难劳工纪念馆。高耸的纪念碑下，马缨丹成片盛开。它们有着五颜六色的花瓣，却共同拼出一朵鲜艳的花。

鲜花之下的白骨，是反抗的代价。从一开始，他们就选择了这条路。

自从1931年9月18日，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，无数中国军民顽强抵抗，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。

10年之后，深陷中国战场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决定加速“南进”政策，试图将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变成日本殖民地，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。

1941年12月8日，太平洋战争爆发。第二天，中共中央发表《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》，倡导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。1942年1月1日，中、美、英、苏等26国签署《联合国宣言》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。

不同肤色、不同国籍的人们，在太平洋的岛屿奋战。当安汶岛的血战结束，海南岛的战斗仍在进行。

『老欧村的战斗』

为了收集关于“鸽子行动”的史料，布兰登曾经前往美国、澳大利亚等地的图书馆查阅。碎片般的记载里，当“鸽子行动”营救小队打开战俘营，有人告诉他们，有些战俘早已被救出去了。

距离鱼鳞洲大约14公里的老欧村，2名澳大利亚“海鸥支队”战士的陵墓静立在此。距离布兰登上一次来到这里，已经过去10年。那时，他种下几棵小叶榕。

“你回来了？”高发兰笑着问。布兰登笑着点头，悄悄寻找汤秋得的身影。自从“海鸥支队”纪念园于2002年在老欧村建成，汤秋得一直负责维护工作。

“我的老伴中风了，现在由我和儿子维护纪念园。”高发兰告诉布兰登。2024年4月，汤秋得突然中风，晕倒之前，喃喃着“纪念园”。

把汤秋得送往医院的第二天，高发兰和汤开标出现在“海鸥支队”纪念园，拿起扫帚。

每年春节和清明，整个老欧村的乡亲们，都会来到这里祭扫。

“他们就是我们的家人。”汤开标记得父亲说过的话——“他们曾与我们并肩作战，这份情谊，要一代一代传下去。”

属于老欧村的战斗开始于1939年10月10日，乡亲们与抗日游击队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，打响中共琼崖抗日武装琼西第一枪。

然而，一个星期之后，日军再次进村“扫荡”，抓捕68名村民，其中多数为妇女和儿童，全部遭到日军屠杀。幸存的乡亲们拿起枪，继续战斗。

1943年10月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二支队袭击日军铁路线，救出10多名盟军战俘。

同年，5名盟军战俘从日军战俘营逃出，被抗日游击队救下，送往老欧村休养。

“他们的枪法很准！”茂盛的小叶榕下，布兰登见到了79岁的高昌必。高昌必记得父亲说过，5名盟军战士个子很高，其中2人患上疟疾，全村乡亲为他们寻找鸡蛋，补充营养。

盟军战士则为游击队员介绍枪支使用技巧，传授作战经验。高昌必的父亲曾与他们并肩作战。

这期间，有日本军人带着当地“维持会”进村搜捕盟军战士，乡亲们多次阻拦，悄悄把盟军战士们藏起来。

一年之后，两名盟军战士旧疾复发，牺牲在老欧村，大家把他们葬在一片玉米地里。2002年，他们的部分遗骨迁入“海鸥支队”纪念园。

在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，工作人员展示一封周恩来于1946年6月7日写给时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帕特里克·肖的信，内容显示中共琼崖抗日武装一共收留27名盟军战士，并已妥善移交盟军代表。

『天堂岛的风景』

布兰登的手机里收藏着两幅素描，它们是几名盟军战士的作品。得到“鸽子行动”营救小队的解救之后，他们乘坐火车去往三亚，乘船返回祖国。

飞驰在铁路线上，幸存的盟军战士第一次认真看看这座岛。当他们被关在战俘营时，惨无人道的日子里，他们把这里称为“地狱岛”，直到火车驶入开阔地带，他们才发现，这座岛是这么美丽。

画中的仙人掌和海岸线，以及放牛的人们，显得那么静谧。回到故乡的盟军战士，把这里称为“天堂岛”。

这里本就该是这幅景象。坐在返回海口的环岛高铁上，布兰登努力看清车窗外的风景，看见这座岛的人间冷暖。

“他们原本可以袖手旁观，但是却投入其中。”那些“他们”，在布兰登的眼里，是战俘营里的中国劳工，是纪念园里的一家人，是老欧村的乡亲们，是游击队员，也是自1931年坚定反抗侵略者的中国人民，更是1942年投身太平洋战场、乃至全世界反抗法西斯主义的人们。

“反抗邪恶，追求和平，团结一致的世界，才是真正的‘天堂岛’。”这是布兰登追寻“鸽子行动”的原因，也是无数人永远的追求。

使君子落了又开，时序有轮回，张仁常时常回想那一天。那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，她和乡亲们激动不已。日军看守有些茫然，他们的身份颠倒了，战俘和劳工成了胜利者，日军成了俘虏。

有人想去殴打日军看守，被中国军人和盟军战士制止了。他们向乡亲们普及《日内瓦公约》的内容，要求大家不得虐待俘虏。

临别之际，盟军战士与中国劳工挥手告别。张仁常记得这个时刻，在那之前，日子过得分秒煎熬，可是告别的手一挥，时间的流速仿佛加快了。

80年间，天地巨变。而变化还在发生，几年前，一位日本学者来访，张仁常想把他赶走，但是对方告诉她，他要把当年的故事记录下来，告诉更多的人。

“为什么？”张仁常很疑惑。对方坦言：“这是历史。”

还是坐在这片使君子的花瓣下，曾经的硝烟已经散去。如空气般的和平，受益而不觉，追求它的过程，却能创造真正的“天堂岛”。



布兰登在查阅资料。(记者李昊摄)



张仁常。(记者胡诚勇摄)